

墙根儿

张金刚

背风、聚暖、储水，故而墙根儿处的荠菜、地黄、紫花地丁，在季节面前总是露头最早。鲜嫩、可爱的芽子在微风中抖擞，招引着采野人的脚步。

儿时，我总爱跟在母亲身后，挎个小篮，拿个小铲，锄光了墙根儿处的嫩草，喂猪喂鸡。临走，母亲挥镰“沙沙”割下几簇新发的春韭，冲鼻、诱人的韭香从墙根儿腾起，入篮，牵引我追到灶台，静待春韭炒鸡蛋喷香出锅。不日，又出一茬。我深爱墙根儿，应是打小儿起。

父亲是种地的好手，除经营几畦菜园地外，总不忘将庭院墙根儿处辟出几垄，应时种些香菜、小葱、豆角、辣椒、丝瓜、白菜等时令菜。拣个空闲，便在墙根儿那捋飧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消消食的当儿，菜也捋顺了。面条将出锅，母亲说：“去掐个葱叶儿！”父亲乐颠颠地奔向墙根儿：“还说不让种，应个急，多管用！”

其实，母亲是想在墙根儿处种花，“花香满庭院”是她作为女主人的骄傲。矮的紫茉莉、凤仙花、万寿菊、鸡冠花，高的蜀葵、月季、大丽花、格桑花，攀爬的牵牛花、茑萝花、凌霄花、爬墙虎，虽都是些传统、朴素的品种，却也开得姹紫嫣红，像极了平淡红火的小日子。父亲坐在花下石头上抽根烟：“花开了，真不赖！”母亲梗起脖子：“我就说嘛，你还跟我抢！”

菜几垄，花几垄，都是父母抢种的，我也乐于看个热闹。种了菜，吃菜；种了花，看花。至于哪个多，哪个少，种了啥，那是他俩的事儿。最终，我家那方菜花共生、相映成趣的院墙根儿，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，谁路过都要夸赞一番，几十年，生机盎然。菜熟花开的时候，是我最急于归乡的时候，因为父母会在墙根儿下等我。

村里房屋大多坐北朝南，最宜冬日晒暖儿。我家地处村中心，冬闲时节，串门儿的乡邻几乎天天都攢在墙根儿下，从早到晚，只要阳光在，他们就在，俨然热闹的“朋友圈”，令喜欢安静的我不堪其扰。

男人们抽着烟卷儿、烟锅儿，打牌，下棋，吆五喝六，天南海北聊侃得云山雾罩；女人们领着孩子，拿着针线活儿，张家李家长短地传闲话、嚼舌根；孩子们嗑瓜子，吃花生，跑过来跑过去，靠墙挤暖儿，叽叽喳喳，没个消停。人散去，满地狼藉，母亲打扫；墙上的白土蹭没了，母亲再刷。我也尝试用多种方式下过“逐客令”，可他们根本不理我这茬儿。也罢，谁

让我家墙根儿热闹呢？

取暖寻墙根儿，乘凉也寻墙根儿。只不过，阵地又转移到了我家东西配房墙根儿下。母亲照旧忙着家里一日三餐，或缝补洗涮；父亲编着他的篮筐，做着他的小木工，偶尔应乡亲之请拉上一段儿板胡；我坐在小板凳上看书，听广播，发呆，看着他们。

六老爷爷光着膀子，摇着麦秸蒲扇，津津有味地讲他讲了无数遍的抗美援朝故事，右臂上的弹痕一闪一闪。二奶奶也光着膀子，坐在那里打着瞌睡，布袋状干瘪的乳房在胸前耷拉着，一起一伏。张大哥捧个海碗，蹲在墙根儿，“呼噜呼噜”大口吸溜着凉汤面，不时挑一根儿，喂不知谁家看嘴的狗狗。蚊子来了，点燃一根蒿草火绳，烟雾缭绕中，一切继续。

先前，我特烦墙根儿下的喧闹吵嚷。可如今，村里少得可怜的老人已再无精力撑起墙根儿下的牌局、棋局。六老爷爷、二奶奶他们那辈已不在，父辈、兄辈已是村里的老者。我家老房已翻盖成新房，可墙根儿下除了戳着的退休农具，已少有人来更新“朋友圈”，冷清得很。年迈的父母时常蹒跚走老远，到街头才能寻个说话的人，坐在那里像尊雕塑。街边墙根儿下被磨得溜光的石阶、石凳、石磨、石碾，落寞地静默着，已很难再等到抢着坐的、热乎的屁股，只蒙上些落叶、沙尘。

挑儿时坐过的石磨坐下，身后剥落的土墙青苔斑斑，身边风儿吹过，无碍无阻，吹来枯叶、杨絮、纸片，在墙根儿处打着旋儿；吹来岁月深处的熙攘，又抛进岁月深处。已是中年的我，不知怎的，越发依恋故乡的墙根儿，是依恋墙的依靠，还是依恋根的牵扯？

我居住的小区不远有座狭长的小村，早上常去散步。天冷时，贴着西墙根儿追太阳；天热时，贴着东墙根儿躲太阳。墙根儿下温暖或清凉的一隅，如是天堂。再邂逅些居民如父母般精心营造的菜园、花圃、树荫、禽舍等“墙根儿诗意小景”，更是赏心悦目，如在故乡。

寻块石头坐在墙根儿下，看芳草萋萋、爬虫忙碌，看菜蔬鲜美、花儿盛放，看村民慢行、墙影轻移。或干脆什么也不看，就那样坐着。恍惚间，我左手多了根拐杖，右手摇了把蒲扇，身边趴了条黄狗，心无挂碍地靠着院墙闭目养神，许久，许久……



一代才女陈小翠

鱼丽

在一张洁白淹润的纸上，钱塘才女陈小翠写下《为郑逸梅先生画花鸟占题》：“微禽身世可怜生，风雨危巢夜数惊。借得一枝心愿足，夕阳无语自梳翎。”这首令人回味的绝句小诗，宛若风雨人生的眉批，掩映着清冷的身世，细读之余，觉得是刻画着陈小翠的孤清自身，有沉郁凄凉的况味。

闺秀才情似水清。这位浙江杭县女子，也是一流人物，她与南唐李后主同月同日生，是著名南社社员天虚我生的女儿，兄长陈小蝶，既会文，又会书，词曲书画样样精通。可算家学渊源深厚。陈小翠生活于其中，自然耳濡目染，养成清隽才情。她四十六岁时，受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之聘，任诗词教授；五十七岁，受聘于上海中国画院为画师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才女的浮生晚景偏与悲凄相缠。小翠晚年时，女儿翠雏已远去法国，她只得单身索居。因有兄长在台湾、女儿在巴黎的复杂关系，可想而知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她难免饱受凌辱。一九六八年的夏日，陈小翠引煤气自尽，终年六十七岁。就像繁华散尽难免加倍萧索一样，陈小翠的孤清离世，更显刻骨铭心。

安徽大学教授刘梦芙钟情陈小翠曾经的闺阁情怀，为她写下洋洋洒洒一篇长论，细述陈小翠与诗人顾佛影一段鸳鸯惊散的爱情往事，又对陈小翠的遗著二十卷《翠楼吟草》推崇备至。陈小翠会吟诗、作词。诗比李清照，词堪与吕碧城、丁宁、陈家庆、沈祖棻等诸多女词人相并论。她的词集有十三卷，既怀文人书画文玩的情趣，又有闺秀笔记念旧的幽思。《翠楼吟草》洋洋大观，偶尔读到一首，心便似有余弦拨动，很有些江南绿梦的感觉。陈小翠还擅于作曲，享有中国曲学史上最后一位闺秀曲家之誉。杭人郭梅女史，曾写过倚翠楼主陈翠娜，也就是陈小翠的曲史。无事时，将她的诗、词、曲那么囫圇地读一遍，已觉满目清雅，很有人文意趣。

陈小翠应该算是孤高清绝的，置诸于一帮钗影鬓鬟的女子中，她只爱以翠绿姿影行世。翻读《翠楼吟草》，时而消夏词，时而秋宵颂，时而司香曲，时而对酒歌。一个闺阁女子的闲愁吟，透露出的闲情与生活馆合得规规矩矩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受那份闺秀的清幽，身心俱凉。

翻看民国女画家的点点滴滴，了解到陈小翠与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一段因缘。书画会中，有“文学陈小翠第一”的说法。插叙一句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女子书画会于我是个传奇，有着没来由的亲近之意，我曾为它加上了许多雅致的美好想象。只要稍有涉猎女子书画方面的，便会了解到中国女子书画会的精彩篇章，其中有情节，有故事，起承转合得非常耐看。话说至近代，上海滩以诗词书画造诣著称的才女名媛纷然跃出，满枝暗香，直浮出墙外。一九三四年，中国女子书画展在上海举行，陈列作品达六百多件，可谓惊艳人间，赞誉纷披。参加的女画家记录不一，有冯文凤、吴青霞、汪德祖、谢月眉、顾飞等闺阁名流，自然也包括陈小翠。她因文笔了得，还担任《女子书画会刊》的编辑。既是同仁，自然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与爱好，对她编辑的这本刊物也经了一下眼——封面“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特刊”几字，用隶书写就，下有“鹤山冯文凤署”的落款，有一股沉穆的清贵之气。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，陈小翠与顾飞、冯文凤、谢月眉四人连续三次举办“四家书画展览会”，那是她们的春花，她们的秋月。艺术领域向来是男人驰骋的天地，闺阁女子于此经营，引世人青眼加之，有人称赞她们的作品“不但可以称霸于女界，竟然可以压倒须眉”，显示了闺秀女画家深怀的胆识与情趣。

暮春时去长乐坊，老弄堂安静淡然，见枇杷树亭亭，果实累累于枝头间。后于盛夏时节，忍不住再去，枇杷树青翠依然，果实已然不见。时光倏然地让人心惊。想一代才女陈小翠曾居住于此，或也曾那样地从树影下走过，心里吟咏的又是哪一首词句？她与居于愚园路的施蛰存相距并不算远，与施公相互吟唱，却是后半辈子的事了。靠着院墙闭目养神，许久，许久……

